· 专题论文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在南海 问题上的博弈

栗广

(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周口 466001)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美国奉行对华遏制战略,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在1951年旧金山会议前后,中美两国围绕如何处理南海诸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最终美国主导制定的对日和约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作了模糊处理。随后,美国一方面支持南越、菲律宾侵犯南海主权,另一方面试图推动它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为此,中国多次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支持的南越、菲律宾对南海诸岛的侵犯。此外,针对美国不断在该地区侵犯中国的权益,中国采取了系列反制措施:通过外交声明进行“严重警告”、通过大使级会谈进行抗议、加强对南海诸岛的治理等。中国的维权行动不仅直接维护了南海权益,而且使其对南海诸岛的管理呈现出持续性,为当前南海维权提供了法理依据。

关键词:中美关系;南海;冷战;旧金山会议

中图分类号:K27;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22)02-0078-11

Sino-US Game over South China Sea in 1950s and 1960s

Li Guang

(College of Marxism,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Henan 466001)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1950s and 1960s, as the United States pursued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agains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two countries were engaged in a fierce conflict with respect to the South China Sea. Before and after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Conference (1951), China and the US had a series of struggles over how to deal with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led peace treaty finally dealt with the attribution problem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in a vague way. Afterwards, on one hand, the US supported the Republic of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in infringing upon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tried to push them to work together against China.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China issued several statements opposing the US-supported invasion of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the Republic of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Besides, China took a series of counter measures against US's repeated violation of China'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is region, including "serious warnings" through diplomatic statements, protests through ambassadorial-level talks and strengthening governance of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ose activities have not only safeguarded China's legitimate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also ensured the continuity of China's jurisdic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providing a legal basis for China today to protect its legitimate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权益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研究”(16CDJ006);2016年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世界海洋大国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16JZD029)

作者简介:栗广,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Cold war; San Francisco Peace Conference (1951)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东西方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具体到亚太地区,美国对中国实行全方位遏制。在此背景下,南海争端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而中国为了维护南海权益,也与美国及其支持的南越、菲律宾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这一时期南海地区成为中美冷战的前沿阵地。

由于近年来南海局势持续紧张,南海争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对应,有关南海争端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来看,当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分析发现,关于南海争端,研究现状的较多,研究历史的较少;研究现象、对策的较多,进行实证分析的较少。在使用实证方法研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海争端历史的成果之中,研究台湾当局应对南海争端的成果相对较多^①,而研究中国大陆南海维权的并不多见^②,大多只是将该时段的中国大陆对南海争端的态度作为研究背景,而非研究重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南越、菲律宾等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处于试探阶段,其在南海的侵犯活动大多较隐秘,引起中国注意的并不多;而台湾当局当时与南越、菲律宾保持着联系,其对南海局势的了解渠道更为广阔。二是国内有关档案资源的匮乏。鉴于此,笔者拟以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及越南方面的多边档案文献为基础,研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围绕南海问题所进行的斗争。

一、遏制战略视角下美国对南海的围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海地区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和日本进行较量的一个重要场所。鉴于二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沙、南沙群岛为跳板进攻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教训,美国等日益意识到南海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加之,战后英国学者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提出的“陆地心脏说”及相关理论^③和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论”^④的流行,使得一些学者喊出了“哪个国家控制了南中国海地区,它就控制了南中国海周边各重要的海峡;哪个国家控制了南中国海周边重要的海峡,它就控制了整个东亚与太平洋地区”^⑤的口号。更有甚者,一些国家的防务部门也强调,南海地处东南亚海运的中心位置,无论哪一国控制了这片海域,都能基本控制了东亚、东南亚各国的生命线,并将会对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⑥

随着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远东局势的剧烈变化,美国将“遏制战略”扩大到远东地区,以防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行动”。1950 年 3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4 号文件(NSC 64)出炉。其中指出,处于东南亚关键位置的印度支那地区现在正遭受共产主义的“威胁”,一旦该地区被共产主义政权控制,与之相邻的泰国和缅甸就会随之陷落,届时“整个东南亚都将处于极度危险

^①Cheng-yi Lin, “Taiwan’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37, No. 4(1997), pp. 323–339; 黄俊凌:《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当局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栗广:《1950s: 中国台湾在南海争端中的角色》,《南海学刊》2016 年第 3 期; 褚静涛:《克洛马事件与台湾当局的应对》,《安徽史学》2016 年第 5 期; 关培凤、张传娟:《1956 年台湾当局就南沙群岛问题对菲交涉及其影响》,《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 年第 2 期,等。

^②Chi-Kin Lo, *China’s Policy Towards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Cas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26–29; Bob Catley and Makmur Keliat, *Spratlys: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reat Britain: Biddies Limited, 1997, pp. 26–29; 张明亮:《南中国海争端与中菲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 2 期; 郭渊:《20 世纪 50 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等。

^③Halford J. Mackinder,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and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London: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1, p. 13.

^④[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第 162 页。

^⑤Chia Lin Sien and Colin MacAndrews, eds., *Southeast Asian Seas: Frontiers for Development*, Singapore: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1981, p. 226.

^⑥Bob Catley and Makmur Keliat, *Spratlys: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 129.

之中”；如果该地区真的出现此种情况，那么美国在太平洋沿岸岛屿防御链中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最终可能导致其被迫从太平洋亚洲沿岸地区全面撤退。无疑，这将是美国“政治上的大溃败”。^① 为了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美国有必要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制止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共”——向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地区扩张。^② 在此基础上，美国又意识到，“中共”和东南亚国家均分布于南海周边；如果它向东南亚扩张，南海必然是其中之首选通道。为了稳定东南亚地区的局势，美国采取了两方面应对方略：一是竭尽所能地为该地区任何反对共产主义“侵略和颠覆行动的国家”提供帮助，并尽可能使它们联合起来^③；二是直接采取行动，对共产主义“扩张”“颠覆”及“公开的进攻行动”进行有力的阻止，以恢复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④ 基于此种思维，美国将冷战初期在西太平洋地区所建立的近海“防御链”向南延伸，将南海及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纳入这条近海“防御链”之中，构成一条新的“防御链”。^⑤

在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和菲律宾在华盛顿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⑥ 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旧金山缔结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安全条约》，即《美澳新安全条约》。^⑦ 该条约无限期有效，是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为巩固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而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条约。随着《美澳新安全条约》的签署，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承担了更多的军事责任，其“内湖”的外围边界在扩大，很快将南海囊括其中。环南海的“防御链”初步建立起来。^⑧ 在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仅数小时后，美国又与日本单独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各方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⑨ 日后，美国利用该条约确定的美日同盟关系将日本牵扯进南海争端之中。1954年9月8日，美国又与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英国等七国签署《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该条约签订以后，其中一些条款曾多次作为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依据被援引，实质上被美国用来作为实行对华遏制战略的武器。^⑩

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在南海周边地区的“防御网”最终形成。这样，美国可以通过这个防御网，阻止中国和苏联在南海乃至东南亚地区活动，以保障该地区免遭“共产主义入侵”。^⑪ 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1951年旧金山会议及随后的一系列行动，使南海局面复杂化。

^①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99.

^②“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March 24, 1950, *FRU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ume VI,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625-626.

^③“Studies designed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objectives set forth in basic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lans for U. S. intervention in Southeast Asia”, May 24, 1954, CK3100072706, DDRS.

^④“Revised United States Working Draft of Security Treaty”, Washington, August 5, 1954, *FRUS, 1952-1954,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II, Part I,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708-709.

^⑤“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Washington, January 5, 1951, *FRUS, 1951, Korea and China (in two parts)*, Volume VII, Part I,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p. 28.

^⑥“Philippines, Visit of His Excellency Elpidio Quirino, President of the [listing of officials accompanying Pres. Quirino and probable topics of conversation]. Memorandum, Dean Acheson, Sec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1951, CK2349408344, DDRS.

^⑦Roger Holdich, eds., *Documents o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The ANZUS Treaty 1951*,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1, pp. 20-22.

^⑧Rais A. Khan, “America’s Role and Interests in South and Southwest Asia”, *Asian Affairs*, Vol. 9, No. 4, 1982, pp. 208-217.

^⑨“Briefing notes for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concerning U. S. -Japanese arrangements for a new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Memorandum, CK3100719509, DDRS.

^⑩《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国际条约集（1953—195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26—230页。

^⑪Stein Tonnesson,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ngapore: Select Books Pte. Ltd., 2001, p. 10.

二、中美围绕南海问题的初步较量

1951 年旧金山会议旨在解决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系列问题,如安全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审判战犯问题、领土问题等。南海诸岛和台湾、澎湖列岛、东三省一样,也是日本在侵华的过程中所占领的中国领土。按照 1943 年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的《开罗宣言》,南海诸岛和其他被日本占领的领土一样,应全部归还给中国。^①然而,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通过各种途径向有关国家施加影响,以不使中国从和约中受益。中国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早在筹备对日和会的过程中,美国就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指出,美国的目的是“使最终签订的条约尽可能地简略、概括和具有非惩罚性”;为此,美国应在和约签订之前尽可能多地“清除那些有望被写入和约中的问题”,“尽可能减少和约中涉及的问题数量”。该文件还强调,“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如财产权、领土归还等问题”。^②在和会召开前夕,美国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处理南海诸岛归属问题的具体目标,提出美国必须确保即将签订的对日和约的相关条款既不明确肯定也不会被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即新中国拥有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千方百计地使和约草案的相关条款表述模糊,尽可能地消除任何有利于维护新中国权利的内容——有关台湾、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及这些地区内所有由中国国民党政权接收的财产和权利——都不被包含在最终签订的和约之中,以免使新中国从中受益。^③因此,在制定对日和约草案的过程中,美国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特别是对涉及领土问题的条款,尤其如此。

1950 年 9 月 11 日,美国起草了对日和约草案,其中就二战期间日本所占领中国领土问题提出了建议:“接受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联、中国及美国将来所作关于台湾、澎湖群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如果在条约生效后一年以内不能获得决定时,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之”。^④这一规定看似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实际上美国备忘录中所提之“中国”是指台湾当局。美国在此重新提及有关台湾、澎湖列岛、南海诸岛等中国领土的归属问题——该问题早已由《开罗宣言》所确定——实际上是想制造一种台湾、澎湖群岛和南海诸岛“地位未定”的印象。苏联在收到美国所起草的和约草案之后,一方面对美国草案进行了反驳,另一方面立即将草案转交中国。对于美国的提议,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当年 12 月 4 日公开发表声明反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起草和签订;关于台湾等已由此前条约决定了的领土问题,“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⑤

迫于中国、苏联等多方面的压力,美国对和约草案进行了部分修改。1951 年 3 月 29 日,美国又出台了一份对日和约草案,对“领土”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第五条在提及中国领土时,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而没有规定将上述领土交还

^①“Press Communique regarding president Roosevelt,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at Cair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pp. 176-177.

^②“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nited States Policy to Japan”, Washington, May 6, 1949, *FRUS, 1949,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in two parts), Vol. VII, Part II*,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730-731.

^③“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sha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June 28, 1951, *FRU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ume VI, Part I*,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1157-1158.

^④“Draft of a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Washington, September 11, 1950, *FRU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VI*, pp. 1297-1303.

^⑤《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1950 年 12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1 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185—187 页。

给中国,更没有提及南海诸岛问题;草案还规定,“对于任何未经签字、批准或遵守本条约之国家,本条约将不授予任何权利、权利依据或利益”。^①而且,美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与英国商讨时明确提出,不承认新中国作为中国的代表,美国希望“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和会;如果英国不同意,美国将考虑以美日双边条约取代多边条约。^②言外之意,美国不允许新中国参加和会,更不允许它签署和约^③;新中国若非条约签署国,自然就无法维护其相关合法权益。中国在通过苏联渠道了解到上述消息之后,一方面通过《人民日报》发文批判美国3月草案关于领土问题的规定,认为美国不提将台湾等领土交还给中国,“暗示美国觊觎我国领土的野心”。^④另一方面,周恩来向苏联发去照会,认为苏联关于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和中国完全一致: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破坏了《开罗宣言》等重要国际协定,其目的在于“长期非法占领我国台湾”,“进一步侵略我中华人民共和国”。^⑤随后,苏联在给美国的照会中转达了中国对和约草案的意见,并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⑥

1951年6月14日,美、英两国经过商讨,在联合和约草案的措辞上达成一致^⑦;随后,在7月美英联合草案和8月对日和约最终草案中,有关西沙、南沙群岛的处理终于出现;然而,草案却只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海诸岛的权利,却没有按照苏联、中国的要求,将南海诸岛归还给中国。^⑧在美、英就联合草案达成一致之后,美国于7月6日将草案转达苏联,并在不久后又向苏联发出了关于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苏联于8月12日向中国通报了对日和约草案的最新版本以及苏联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决定,并告知:苏联将在会上努力使其建议被美、英所接受。^⑨中国在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采取了系列措施。一方面,8月15日周恩来就美国决定召开旧金山会议一事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在领土条款上是完全适合美国政府扩张占领和侵略的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⑩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掀起一股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的浪潮:8月16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反对美英单独对日媾和》的社论,并全文转发对日和约草案,表达对美国不顾中国反对而单独对日媾和的不满;随后,国内众多团体、群众通过媒体发声,支持周恩来的声明,抗议美国

①“Provisional United States Draft of a Japanese Peace Treaty”, Washington, March 23, 1951, Secret, *FRU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 Vol. VI, Part 1, pp. 945-949.

②“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eputy to the Consultant (Allison)”, Washington, April 12, 1951, *FRU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 Vol. VI, Part 1, pp. 978-979.

③“The Acting Secretary of Defense (Lovet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July 13, 1951, *FRU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ume VI, Part 1*, pp. 1192-1193.

④《荒谬绝伦的美国对日和约草案》,《人民日报》1951年4月22日,第1版。

⑤《周恩来外长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支持苏联对于对日和约意见的照会》,《国际文献选集》第7卷,外交部情报司资料室编印,1952年,第167-169页。

⑥《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再致美国政府的照会》,人民出版社:《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01-102页。

⑦“Revised United States - United Kingdom Draft of a Japanese Peace Treaty”, London, June 14, 1951, *FRU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 1951, Vol. VI, Part 1, p. 1120.

⑧“United States - British Draft of Japanese Peace Treaty (Second Draft)”, July 12, 1951, 外交部情报司资料室:《国际文献选集》第7卷,第64-78页;“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rch, 1951, Draft and August 13, 1951, Text of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September 6, 1951”, Japanese Peace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September 1951, Office of the Legal Advisor-Japanese Peace Treaty Files, 1946-1960, Entry 3025, Box 3, 250/61/19/04-05, National Archives.

⑨《维辛斯基致罗申电:通知中国苏联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3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418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人民日报》1951年8月16日,第1版。

在对日和约草案中对南海诸岛等领土的处理方式。^① 在对日媾和前后,《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多篇评论,谴责“美英包办对日和约是完全非法的”,“企图剥夺我国对台湾、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及南威岛的领土主权”;^②在九一八事变爆发 20 周年当天,周恩来再次发表了谴责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宣布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③

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通过苏联在和会上向国际社会表达利益诉求。在苏联代表团赴旧金山参会之前,中苏两国就已确定,将由苏联继续在和会上表达双方的利益诉求。^④ 9 月 4 日,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召开。会议之初,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就按照中苏事先的约定作了发言,再次呼吁邀请中国参加会议,批判和约草案侵犯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等中国领土的权利,建议和约的相关条款改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沙群岛(普拉塔群岛)以及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巴拉塞尔群岛、阿姆非特里底群岛和玛克斯费尔得沙洲)及南沙群岛(包括南威岛在内)的完全主权”。^⑤ 由于其建议遭到美国拒绝,苏联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拒签和约的形式表示抗议。在旧金山会议结束的当天,葛罗米柯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对日和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等领土的权利。^⑥

在旧金山会议前后,中国为维护南海诸岛等领土的权益,与美国进行了多个回合的斗争。然而,其时由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所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两国的全方位对抗及尚未建交,使得这一时期中国除了通过发表声明及通过苏联途径表达自身的立场之外,并没有太多的手段影响美国对南海诸岛问题的处理。正因为如此,中国虽竭力维护南海诸岛等领土的权益,但效果并不明显。最终,美国主导制定的《对日和约》仅规定了日本放弃对南海诸岛的权利,而未明确规定将其归还给中国。^⑦ 这种模糊的规定所导致的结果是,不久后美国支持的法国、菲律宾、南越等纷纷以此为依据,力图获得南海相关岛礁及海域的权益。中国为维护南海权益,与美国等继续进行斗争。

三、美国支持南越、菲律宾与中国坚决维护南海权益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南越还是菲律宾,均未正式对中国南海诸岛提出过主权要求。南越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源于所谓的“继承”说^⑧,而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关注则源于 1933 年中法两国围绕南沙九小岛的争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南越、菲律宾频频在南海地区采取行动。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采取了一边倒地支持南越和菲律宾的立场。

1950 年夏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海南岛和此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西沙宣德群岛。出

①《反对美英单独对日媾和》,《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16 日,第 12 版;《本报读者纷纷来信,拥护周外长的声明,反对美制对日和约》,《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20 日,第 2 版;《我国三大青年团体拥护周外长声明,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27 日,第 1 版;《我海军着宿陈绍宽发表谈话,斥责美英非法单独对日媾和,纪念“九三”,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李济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3 日,第 3 版;《坚决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5 日,第 5 版,等。

②高集:《美英包办对日和约是完全非法的》,《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7 日,第 4 版。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19 日,第 1 版。

④《葛罗米柯抵纽约发表谈话,苏联将提出对日和约建议,以奠定远东持久和平基础》,《人民日报》1951 年 8 月 29 日,第 1 版。

⑤“Andrei Gromyko's Speech at the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September 5, 1951,外交部情报司资料室:《国际文献选集》第 7 卷,第 127—144 页。

⑥《葛罗米柯九月八日在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11 日,第 1 版。

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Signed at San Francisco”, *United Nations — Treaty Series*, Volume 136, pp. 46—76, Available at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6/v136.pdf>, 2019-03-20.

⑧从 1930 年代开始,法国在中国西沙、南沙占领岛礁,并宣布西沙、南沙群岛为法国领土,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从印度支那地区撤出。法国撤出前后,其殖民地南越政权宣布“继承”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并不断采取侵犯西沙、南沙的行动。

于遏制新中国的考虑,一位美国政要曾私下建议“菲律宾派兵占领太平岛”。^① 菲律宾总统基里诺(Elpidio Quirino)认为,“共匪占据海南”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遂公开提出:根据国际法,菲律宾在地理位置上与南沙群岛距离最近,因此该群岛“理应”属于菲律宾所有。^② 中国外交部为此专门发表警告性声明,强调“菲律宾挑衅者及其美国支持者必须放弃他们的这种冒险计划,否则必然引起严重的后果”。^③ 菲律宾在中国的压力下,不得不暂缓占领行动。1956年夏,菲律宾公民克洛玛(Tomas Cloma)占领南沙群岛并对该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谴责菲律宾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企图,明确提出“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采取任何方式”侵犯南沙群岛主权^④;在随后数日内,中国又连续发表多篇颇具强烈警告性意味的文章,驳斥菲律宾占领南沙群岛的企图^⑤。菲律宾副总统兼外长加西亚(Carlos Garcia)立即召见台湾当局驻菲外事机构负责人陈之迈,借口中国大陆所发表的声明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提出应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个或三个国家进行调解,以防止中国大陆“叫嚣或侵占”。^⑥

美国驻菲代办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后表示,“美从未承认任何一国对南沙群岛之主权”^⑦,实际上表达了不愿介入菲律宾和台湾当局之间的争端。与此同时,美国又竭力在台湾当局和菲律宾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一方面防止争端引发菲律宾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冲突,并力促双方“通过和平友善方式解决此项争端”^⑧;另一方面则是推动菲律宾和台湾当局采取合作态度,以防止中国大陆从中获利,共同保卫“该群岛之安全”。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美国外交人员在与台湾当局、菲律宾官员会晤时强调,虽“不以为南沙有何战略上之重要性,但亦颇认为南沙若被共匪窃据,势将危及越南与菲律宾之安全”。^⑨ 为了使菲律宾安心,美国私下向菲律宾保证,绝“不容许匪共如此靠近菲岛”,因此菲可不必担心“匪共侵占”一事^⑩;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英格索尔(Stuart H. Ingersoll)公开表态,第七舰队所负的责任之一是“保障同我们订有安全公约的各国的安全”,“由于这个群岛对菲律宾的安全和美国的太平洋防御锁链的意义,美国现在不能冷漠置之”^⑪，“美国将要阻挠中国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⑫。为了顾及该地区安全,美国愿意承担空中巡逻任务,并于随后派第七舰队赴西沙海域进行侦察。

在“克洛玛事件”尚无结果之际,1956年6月10日南越政权又突然向美国报告,宣称“中国登陆甘泉岛”,南越守岛士兵处于危险之中。与此同时南越总统吴庭艳(Ngo Dinh Diem)命令其外交部部长向美国进行确认:在必要的时候,南越能否援引《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来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清除中国在甘泉岛上的势力。^⑬ 美国国务院在收到这一消息之后,立即由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①《“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下册,台北:“外交部”研究院设计委员会编印,1995年,第858页。

②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43—444页。

③《菲政府听从美帝指示妄图侵占我国南沙群岛》,北京有资格人士指出:美菲如不放弃冒险计划,必引起严重后果》,《人民日报》1950年5月20日,第1版。

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6—1957)》第4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61—62页。

⑤张荫槐:《别有有用的发现》,《光明日报》1956年6月1日,第1版;邵循正:《我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第3版;崔奇:《奇怪的“发现”》,《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第4版。

⑥《“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下册,第846—848页。

⑦《“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下册,第849—850页。

⑧《“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下册,第858—861页。

⑨《“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下册,第874—876页。

⑩《“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下册,第988—989页。

⑪《美国又觊觎我南威岛》,《人民日报》1956年6月9日,第4版。

⑫《警告吴庭艳集团》,《人民日报》1956年8月30日,第5版。

⑬“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Economic Affairs (Jones)”, Washington, June 10, 1956, *FRUS, 1955 - 1957, China, Volume II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 377.

胡佛(Herbert Hoover)主持系列会议商讨应对方案。最后,胡佛建议,为慎重起见,在第七舰队侦察机的侦察结果证明确有其事之前,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应继续对各种迅速且高效的其他可能方案进行研究。^①翌日,美国国务院在发送给南越的 4021 号电报和发送给台湾当局的 766 号电报中告知,华盛顿正在考虑迫使“中共从西沙群岛撤退”的行动方案。其中之一是由美国先向中国发出警告,在警告无效后由美国在事发地附近的武装力量采取单边行动,迫使中国从西沙群岛撤出。相比之下,美国更倾向于另一种方案:说服同为西沙群岛主权声索方的台湾当局和南越暂时将主权问题搁置,推动二者在西沙海域采取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合军事行动;一旦有需要,美国的武装部队将随时提供支援。^②正如美国情报评估所预测的那样,过去数月西沙群岛永兴岛上的中方人员和建筑明显增多,但这些人的行动明显地集中于收集鸟粪等非军事活动;尽管他们偶尔到达过甘泉岛、北岛和林肯岛,但在随后离开。因此,中国武装人员登陆甘泉岛的消息并不可靠,“当前并非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清除永兴岛上中国军队的时机”。^③

事实证明,中国对所谓“登陆甘泉岛事件”并不知情,国内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并没有相关报道。尽管如此,中国对美国及其支持的南越在西沙群岛海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作出了回应,警告美国和南越不要觊觎西沙群岛,“如果有人以为从中国人民手里可以拣到什么便宜,他们只会得到身败名裂的下场”。^④随后南越的系列行动使中国进一步警觉,数日之后中国《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全面论述了自元代以来中国就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并认为吴庭艳之所以敢对西沙群岛提出“一些荒谬无比的主张”,主要是其背后有“美国的一些战争贩子”的支持。^⑤在 8 月南越占领南沙若干岛礁之后,中国作出了更强烈的反应,明确对南越及美国的行为发出“警告”:在美国的武装并发号施令下,南越政权“这种侵犯我国神圣的领土主权的行动,是对亚洲和平的严重挑衅”;“谁要是打错了算盘……谁就将自食其果”。^⑥为了应对美国支持的南越对南海的侵犯、展示中国为维护南海权益的决心,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南海舰队开始在西沙海域进行巡逻。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南越、菲律宾侵犯中国南海诸岛主权的事件之后,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对盟友的行为表示坚定支持;而且,美国还试图以南海争端为契机,推动盟友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由于西沙、南沙群岛距中国大陆十分遥远,加之当时新中国海军建设刚刚起步、装备十分落后,很难通过军事手段在南海地区进行维权。尽管如此,中国对于美国支持的南越、菲律宾对南海的屡次侵犯,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多次通过外交部发表声明、在官媒上发表谴责性文章、在西沙海域巡航等方式,与美、菲和南越进行了长期斗争,坚决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

四、中国反对美国侵犯南海

在冷战形势最为严峻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明确拒绝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也没有公开承认过其他南海诸岛主权声索方——包括其盟友法国、南越、菲律宾、台湾当局等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如此一来,美国就可以此为据,在南海地区进行活动。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①“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Economic Affairs (Jones)”, Washington, June 10, 1956, *FRUS, 1955 - 1957, China, Volume III*, pp. 378-379.

^②“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Economic Affairs (Jones)”, Washington, June 10, 1956, *FRUS, 1955 - 1957, China, Volume III*, p. 379.

^③“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Vietnam”, Washington, June 19, 1956, *FRUS, 1955 - 1957, China, Volume III*, p. 381.

^④《别想从中国人民手里占便宜》,《人民日报》1956 年 6 月 28 日,第 4 版。

^⑤邵循正:《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8 日,第 4 版。

^⑥《警告吴庭艳集团》,《人民日报》1956 年 8 月 30 日,第 5 版。

一是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为了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上的威慑,美国不定期地和南海周边的盟国或“友好国家”举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些军事演习的地点大多位于南海“九段线”范围内的海域或邻近海域,其目的主要集中在对可能发生的“共产主义侵略行为”进行威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假设情况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某一成员国遭受“共产主义侵略”,其他成员国将如何进行支援;美国通过经常性地举行此类联合军事演习,增强其与这些国家协同作战的能力。而且,通过这种渲染“共产主义威胁”的方式,可以增强该组织其他成员国对“共产主义侵略”的恐惧,从而形成对美国的依赖,以利于美国更好地主导该组织的活动。另外,美国还可通过此种演习,帮助盟友训练海军,以使这些国家的海军在必要时能够与美国军队进行联合作战。

二是将南海作为向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军事基地输送军队和战略物资的海上通道,同时也作为向该地区盟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所必须经过的海上要道。如,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就通过南海航道向法国运送援助物资,试图以此维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防止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① 为了保证这条海上通道的绝对安全,美国实际上将南海视为公海,常年派遣军舰、飞机游弋于该海域及其上空。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同意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进行援助之后,其运输援助物资到印度支那地区的船只和飞机数量明显增加,侵犯南海的行为也日趋频繁。

三是随意在南海地区采取其他军事行动,如侦察、勘测、甚至发起军事进攻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飞机、军舰就经常在该地区活动,频繁入侵中国领海领空——不仅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美国认为有争议地区的领土,而且还屡次侵犯海南岛领海、领空,将这些地区作为搜集军事、经济等方面情报的地点。如,1953年美国海军飞机和军舰连续数日在南海地区活动,袭扰中国在该地区进行正常作业的船只;1954年,因一架英国客机在海南岛附近领空被中国误作为军机而击落,美国发动新闻媒体进行大肆宣传,并以营救遇难者为名派出两艘航母开赴海南岛附近海域,表现出一副随时可能发动攻击的态势,对中国进行武力威慑。^②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还发出命令,如果美国在海南岛附近的军舰或飞机遭到来自中国空军或海军的袭击,美国战机可对中国飞机或军舰进行“紧急追踪”,必要时可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对其进行军事打击。^③ 在美国高层的授意下,当年7月,美国海军舰载机群进入中国海南岛领空及附近海域,对途经南海海域驶往中国港口的两艘波兰籍商船和中国护卫舰发动军事进攻,引起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④ 1955年5月,美国飞机又侵入西沙永兴岛上空,随后又闯入南沙群岛上空从事侦察活动。在1958年9月中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对南海诸岛的权利之后,美国侵犯西沙、南沙主权的频率显著提高,旨在挑战中国的权利要求。仅在当年12月,美军飞机就数次闯入西沙群岛领空;为了进行更为细致的侦察,这些飞机经常在两三百米的高度进行超低空盘旋,有时甚至侵入中国沿海城市和内陆的上空。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军士还时常登陆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并在上面建设雷达站等军事设施。1958年5月,一个名叫克洛玛(Filemon Cloma)^⑤的菲律宾商人所率领的船队经过南沙群岛海域时,发现南沙群岛中至少3个岛礁上有美军驻扎;日本商人小竹芳雄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所率领的“勘察团”路经南沙海域时,曾遇到过该群岛中某一个岛礁上

^①George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New York: Newbery Awards Records, 1986, p. 3.

^②Department of St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50-1955, Basic Document*,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8, pp. 2522-2523.

^③"Memorandum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Prepared in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July 26, 1954, *FRU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ume XIV, Part 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pp. 506-507.

^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927-1930页。

^⑤前述“克洛玛事件”肇事者托马斯·克洛马的胞弟。

驻扎了美国一个空军分队。^① 1959 年南海舰队在西沙巡逻之时,经常遇到美国军用飞机在中国巡逻舰上空盘旋,“最近时距离仅约 100 米,几乎是擦着桅杆飞过”。^②

美国对南海诸岛、附近海域及领空的侵犯,明显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不仅如此,中国意识到了更深层次的危险,认为如果美国成功地在南沙群岛建立军事基地,除了可以为其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海、空军军事基地提供掩护之外,还将对中国华南广大地区和印度支那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③ 为此,面对美国的频繁入侵,中国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加以应对。

其一,通过外交声明的方式对美国的侵犯行为发出“严重警告”。1958 年 9 月 7 日,中国对美国的侵犯行为发出了第一次“严重警告”,谴责美国飞机、军舰侵犯中国领海、领空;至 1971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先后就此类问题向美国发出了多达 497 次“严重警告”^④;其中仅 1958 年 9 月到 1959 年年底,中国对美国“严重警告”的次数就多达 76 次^⑤,月均接近 5 次。在这些对美“严重警告”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因为美国侵犯中国西沙、南沙海域及领空所致:从 1959 年 5 月到 1971 年 12 月,“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侵犯我国西沙群岛的领空和领海二百多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一次都提出了严重警告”^⑥。由此可见,其时美国对中国西沙、南沙等地的侵犯之频繁及中国维权态度之坚决。

其二,中国还多次通过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美国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行为。^⑦ 据 1955 年至 1964 年间曾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任代表的王炳南回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军舰、飞机经常入侵中国西沙地区;每次美方入侵行动发生之后,他就奉命通过大使级会谈渠道向美方提出抗议。^⑧ 但通常,美方的观点是,“中共对岛屿的主权要求没有任何根据”,其目的只不过是想通过“威胁、要求、抗议”等方式,“迫使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巡航路线后撤”,因此美方代表明确宣称不承认中国 12 海里领海,并拒绝停止上述行为。^⑨ 在美国看来,如果它在中国的警告之下就屈服,这一方面意味着它将在盟国之中树立一种不可靠的形象,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它对中国对该地区主权的某种承认。^⑩ 因此,中国抗议的结果往往相同:美国对此类抗议未加理会,既不承认中国所提出的 12 海里领海权,又以南海诸岛的主权存在争议为由、不承认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因而不存在所谓的美方侵犯中国领海的行为。^⑪ 此后,尽管中国多次就此问题与美国进行交涉,但“美政府方面对此等警告不拟正式公开答复”,必要时由太平洋地区美军首长发言驳斥;而且,美军第七舰队在“西沙群岛巡逻任务仍当继续如前,并不受其影响”。^⑫ 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强硬警告未加理会,继续了其在南海地区的侵犯活动。^⑬

①《美国魔爪紧扼台湾经济命脉,侵入南沙群岛的日菲冒险家发现美军雷达站》,《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8 日,第 6 版。

②《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630 页。

③本报评论员:《不容美军侵占南沙群岛》,《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23 日,第 5 版。

④新华社:《美国军舰侵入我国领海,我提出第四百九十七次严重警告》,《人民日报》1971 年 12 月 25 日,第 6 版。

⑤《美舰侵入我福建海域挑衅,我提出第 76 次严重警告》,《人民日报》1959 年 12 月 4 日,第 4 版。

⑥林金枝:《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人民日报》1980 年 4 月 7 日,第 4 版。

⑦“Letter to Alfred Jenkins from U. S. Ambassador John Cabot Regarding the Question of Alleged U. S. Intrusions into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Letter, September 7, 1962. CK3100481379, DDRS.

⑧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第 93 页。

⑨“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Poland”, Washington, August 3, 1959, *FRUS, 1958 - 1960, China, Vol. XI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581.

⑩“Letter to Alfred Jenkins from U. S. Ambassador John Cabot regarding the question of alleged U. S. intrusions into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September 7, 1962, CK3100481379, DDRS.

⑪“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rsaw, July 28, 1959, 5 p. m., *FRUS, China, 1958 - 1960, Volume XIX*, pp. 576-577.

⑫《“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下册,第 690—691 页。

⑬“Memorandum from Brigadier General M. Kendall Regarding a Chinese Report Concerning the Intrusion of a U. S. Warship into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 Intrusion of U. S. Military Aircraft into Chinese Airspace”, October 24, 1968, CK3100481000, DDRS.

除了上述专门针对美国侵犯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的行动,中国还采取了众多措施维护南海权益。例如,为了更好地维护南海诸岛权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58 年 9 月 4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大陆和西沙、南沙群岛等沿海岛屿拥有 12 海里的领海,“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①又如,针对南越、菲律宾、美国等频繁入侵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抓捕中国渔民等行为,1959 年 3 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公署在西沙永兴岛设立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负责行使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其临近海域的主权与管辖权。^②此外,这一时期,按照中共中央所发出的“维护我西沙领土完整,保护我西沙群岛海区资源”指示精神,南海舰队第一次组建远航舰队,赴西沙海域执行巡逻、侦察等任务^③。在 1959 年 2 月南越抓捕中国渔民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指示南海舰队派军舰赴西沙群岛海域巡逻;在短短一年之内,南海舰队就完成了 16 次巡逻任务。

结 语

在整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美国对华推行全方位遏制战略,中美关系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美国试图以南海争端为工具遏制中国,而中国为了维护其对南海诸岛的权益,与美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首先,在 1951 年对日媾和前后,中国与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日媾和开始之前,美国就已经确定了对日媾和的原则——不允许中国参加对日媾和、更不允许中国从媾和中获益。作为主导起草和约草案的国家,美国先是在 3 月草案中不涉及南海诸岛问题,使之成为悬案;在 7 月草案中虽然提到南海问题,但美国故意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使草案仅规定了日本放弃对南海诸岛的权利,而未将南海诸岛归还中国。由于中国与美国并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外交部发表声明的方式表达自身的立场,对美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通过与盟友苏联保持密切沟通,以此种方式影响媾和的进程。其次,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南越、菲律宾频频在南海地区采取行动,在南海诸岛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挑战;美国作为南越、菲律宾的盟友,不但拒绝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权利,而且将南海争端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推动南越、菲律宾在这一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面对美、南越、菲在南海地区的侵犯行动,中国多次发表外交声明、在官方媒体上表达强烈的反对态度,通过此种方式与侵犯者进行斗争。最后,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还在南海地区随意进行军事演习、将南海视为运送军队和战略物资的海上通道、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勘测等军事活动。面对美国的直接侵犯,中国采取了多方面应对措施:通过外交声明的方式发出“严重警告”,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向美国表达抗议,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加强对南海地区的治理等。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有关南海问题的行动都是为了遏制中国,而中国为了坚决维护南海权益,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客观地说,由于中国海军建设刚刚起步,力量十分薄弱;加之中国需要将有限的军事实力集中于东南沿海,故当时未能对美国、南越、菲律宾等国侵犯南海权益的行动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因而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维权行动并未完全阻止美国、南越、菲律宾等的侵犯。但从另一层面来看,中国展现出了维护南海权益的坚定决心,其维权行为使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辖呈现出持续性,为当前中国的维权提供了法理依据,再次以行动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合法性。

(责任编辑:尹正达)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8 年第 27 号。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0—11 页。

③李彩霞:《南海诸岛历史事件编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13 页。